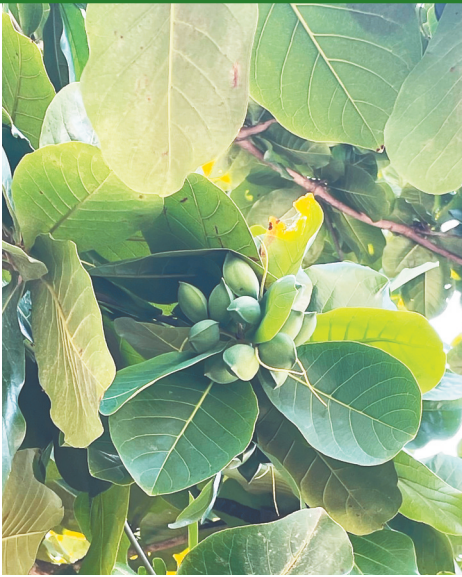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榄仁树的果实两端稍尖，呈纺锤形。资料图

寸寸年轮寄情思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楠



榄仁树上结出一簇簇果实。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楠 摄



榄仁树的穗状花序。资料图



榄仁树高十多米。海南日报记者 侯赛 摄

百年前，明朝散文家归有光在《项脊轩志》中提笔写下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”，笔触寄深情，惊艳了时光。百年后的琼岛，虽已过盛夏时节，但闲坐“枇杷树”下聊家常，吹晚风乘凉的日子，成为不少人记忆深处最惬意的时光。不过，此“枇杷树”非彼枇杷树，海南人口中的“枇杷树”多指榄仁树。树高十几米，枝干如伞般伸展，当层层叠叠的浓荫染上枝头，时光把故事刻进树里，用岁月的年轮见证这里的盛衰荣辱、生老病死。

漂洋过海扎根琼岛

榄仁树 (Terminalia catappa L.)，使君子科、榄仁属高大乔木，它的拉丁属名来自 terminal，有末端、终点之意。这是因为榄仁树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，叶子总是聚集在枝条的终端，因而得名。不过，在生活中，人们还是习惯称其凉扇树、枇杷树、法国枇杷、楠仁树、雨伞树等。

又因其单片叶子形状似我国传统乐器“琵琶”，故名琵琶树。之所以有“枇杷”之错名，据传为方言的错译，在海南话等闽南语系语言中，“琵琶”二字读音类似普通话“枇杷”，因而成就了“枇杷树”。榄仁树在海南分布广泛，不仅仅生长在滨海地区、红树林林缘及沙滩，在城市街道、乡村小巷也能见到它的身影。

然而，对一些人来说，相伴几十年，却不知其是漂洋过海而来的。依学者看来，榄仁树原产于马达加斯加、印度东部和安达曼群岛及马来半岛和缅甸大部分地区。

除了原产地，通过天然传播和引种，生命力旺盛的榄仁树已遍布东非、西非和太平洋群岛东半球热带地区，东热带美洲各国的低地或靠近海的地方亦可见到此树。

我国与榄仁树的故事开始于法国殖民者统治广州湾时期（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40年代）。榄仁树能够适应海边的盐碱地，能抵御台风的侵扰，成为法国人在湛江种植行道树的首选。

榄仁树的不断发展，离不开其果实的独特性。它的果实呈纺锤形，两端稍尖，中间则鼓起来，有两棱，棱上具翅状的狭边。外壳是一层木质结构，坚硬又疏松，因此就赋予了榄仁树果实一个本领，可以浮在水面随波逐流。

借助海浪，生长在海边的榄仁树将自己的“后代”推广到更远的地区，也让其身影出现在海岛。

榄仁家族“人才辈出”

榄仁家族“人丁兴旺”，自然界中，榄仁树还有很多同属的“亲戚”在发光发热，贡献着它们的价值。

“小叶榄仁的绿，片片皆是春水裁成，莹冻粹炼，在它乍醒睁眼的瞬间，也足够令观者猛然一惊，从俗务的宿醉中醒来。”在散文家张晓风的文字里，我们得以一窥春天里，小叶榄仁的疏朗通透、清新明净。

小叶榄仁树姿挺拔，以主枝为轴心向四周铺展，每一根枝条都微微向上，叶片小巧呈椭圆形。淡绿的花朵细密，在枝头簇成一根根长条，如淡绿烟雾装点了春天。

时值夏日，阿江榄仁将完成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，不妨来欣赏其随风摇曳的果实。

阿江榄仁的果实和杨桃相似，具有五棱，一个个热热闹闹地挂在枝头，躲在叶片后，当哗啦哗啦的风声响起时，方可见到它的真容。和杨桃的酸甜多汁不同，阿江榄仁的果皮和种子紧密地贴合在一起，多棱的造型像翅膀，能够带着种子乘着风，飞到遥远的地方安家。

秋天是属于莫氏榄仁的。它的叶片轻巧圆润，比榄仁树树叶小些，却又比小叶榄仁大些，因此又叫中叶榄仁。

十月，莫氏榄仁的叶片一点一点被秋风染红，成熟的果实变得更加圆润，如鹅卵石般光滑。果实初时是绿色的，逐渐变成诱人的蓝黑色，成为鸟雀啄食的腹中餐。

在树木凋零的冬季，干果榄仁却红艳似火，惹人瞩目。红色的却并非它的花，而是它的果实，果子远比花的色彩更加艳丽。果子成熟时是紫红色，一棵树上结出的果子有时数量可达千粒之多。结果的季节，且看它枝头果实累累，就能感受到“千果”的含义了。

乡村百年静默守候

村不离树，树不离村，有古树的地方就有人家。

乡村里，榄仁树多种植在菜地、稻田两侧，叶子硕大墨绿，层层叠叠，默默地给人们撑起一把把巨伞，形成“绿色隧道”遮挡住烈日的照射。

绿油油的叶片不仅好看，还非常实用。干农活劳累了一上午的农户，就在树荫下挂上吊床，美美地睡个午觉，别提有多阴凉和舒适了。

对孩子来说，小时候与爷爷奶奶在大树底下乘凉的场景，不论何时忆起，仿佛都能感受到那种宁静和温馨。

一年又一年，黄发垂髫，青丝成白发，幼苗也长成大树，每一寸沧桑年轮上，都刻满了时光的故事。

一棵古树一部历史，面对百年的榄仁树，身在琼岛的人们爱树护树，守护着身边的“伙伴”。

去年6月，天角潭水库淹没区树木移植保护工作正式启动，包含榄仁树在内的“古树”，离开生活多年的儋州西联农场跃进队，“搬”进位于松涛水库的“新家”。

这次移植的树木平均树龄超过200年，最大的树龄达500年。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移植树木的完好性和安全性，提高成活率，政府在树木“新家”和“搬家公司”的选择上下足功夫。

移植大树就像“动手术”一样，树冠修剪的切口需要涂上伤口愈合剂“消毒”“止血”；运输过程中要给树干裹上棉布“被子”，保水保温；立地种植后，要加入生根剂、输营养液进行护理。在管护得当的情况下，移植树木最快1个月冒新芽，成活率可达到90%以上。

你赠我阴凉，我还你新生。悉心的呵护，让这片土地上的树木，经历了百年的风霜雨露，依然沐浴着今日的柔风暖阳。

如今，城市道路两侧景观树越发多样，“后起之秀”的出现让榄仁树的身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然而，天地宽阔，海风吹拂，见证了历史的大树，依然静默，年年守望春天，绿了又红。